

普通话教学中宣威方言语音辨正研究

李云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3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24日

摘要

宣威方言是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中云南方言中的小片, 它是云南方言的一个地域分支。虽然宣威方言属于官话区, 但宣威方言与普通话在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存在着语音差异。学习者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方言的影响, 使得宣威人在普通话学习过程中语音的偏误比较突出。本文通过宣威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进行共时层面的对比, 揭示宣威方言语音偏误, 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而为宣威方言区的人能够正确、有效地学习普通话提供启发。

关键词

宣威方言, 普通话, 语音偏误, 对策

A Study on Phonetic Correction of Xuanwei Dialect in Mandarin Teaching

Yunfei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November 3, 2025; accepted: December 10,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4, 2025

Abstract

The Xuanwei dialect, a regional branch of the Yunnan variety within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subgroup of Northern Chinese, exhibits phonetic differences from Mandarin in three aspects: initial consonants, vowels, and tones. Although classified as a Mandarin-speaking area, Xuanwei dialect learners often display pronounced phonetic deviations in Mandarin due to their native dialect influences. Through a synchronic comparison of Xuanwei dialect and Mandarin phonetics, this study identifies phonetic errors in Xuanwei dialec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learners in the Xuanwei dialect area to acquire Mandarin effectively.

文章引用: 李云飞. 普通话教学中宣威方言语音辨正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12): 506-516.

DOI: 10.12677/ml.2025.13121290

Keywords

Xuanwei Dialect, Mandarin, Phonetic Errors, Countermeasur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不同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别很大,其次是词汇,语法差异最小。因此,在方言的研究中最重视的问题是语音。但笔者通过搜索宣威方言,发现研究宣威方言的词汇、语法专题的相关文章较多,但是对宣威方言语音分析的却很少,这就使得在宣威方言研究中语音是最薄弱部分,由此笔者对宣威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描写[1]。云南方言是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南次方言,与同属于该次方言区的四川方言和贵州方言相比较,云南方言大多数县、市能够区分声母 *n* 和 *l*,部分地区能区分舌尖前声母(*ts*、*tsʰ*、*s*)和舌尖后声母(*tʂ*、*tʂʰ*、*ʂ*、*ʐ*),缺乏撮口呼韵母和卷舌音韵母,且具有大量的鼻化元音韵母[2]。而宣威方言作为云南方言的一支,除了有云南方言的一些总体特色外,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语言变体与方言研究方面,翁善钢(2012)对法国本土以外的法语方言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法语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丰富的区域变体,如比利时法语、魁北克法语等,其研究为方言的系统描写与分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3]。此外,萨丕尔在《语言论》中从语言演化的宏观视角指出,方言的生成本质上是语言社群在时空隔离中逐渐分化的结果,其演变虽受标准语影响,却始终保留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该理论为本文理解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方言语音偏误产生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4]。在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及偏误研究方面,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探讨。沈娅玲(2021)[5]、耿麒麟(2020)[6]、浦杉桦(2020)[7]及刘丽(2015)[8]分别从语法、俗语、语气词及整体语言特征等角度对宣威方言进行了描写,揭示了其在西南官话中的特殊性,为本文的语音偏误分析奠定了语料基础。张彩虹(2021)对柳州方言区学习者的普通话语音偏误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韵母偏误最为显著,其研究方法为本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偏误归类框架[9]。赵昊与刘亚丽(2018)聚焦南方方言区学习者在声韵母发音中的典型问题,尤其是平翘舌音与鼻韵母的偏误,其结论对理解宣威方言区学习者的语音难点具有参照意义[10]。曹晓燕(2012)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讨了方言与普通话的互动机制,强调外部社会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为本研究构建了社会语言学视角[11]。周萍(2006)[12]与柳俊琳(2010)[13]则分别从普通话水平测试与粤语母语者的学习偏误出发,揭示了方言区学习者在普通话习得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进一步拓展了偏误分析的实证视野。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探讨上已取得一定成果,涵盖语音、词汇、语法等多个层面,部分研究亦关注语言变体及语言态度等问题。然而,针对宣威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之间的系统性偏误研究尚显薄弱,缺乏在对比分析与偏误分析理论指导下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对比分析及偏误分析为理论框架,系统梳理宣威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系统性差异,并借鉴其他方言区的偏误研究方法,尝试构建适用于宣威方言区的语音偏误分析路径。本研究不仅旨在揭示宣威方言区学习者的语音习得难点,更希望借此深化对西南官话区普通话教学的理论认识,为方言区的语言教育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比较法、文献查阅法、田野调查法。① 通过宣威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上的

差异对比分析得出语音上的偏误；② 使用文献法，通过查阅文献、分析文献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来证明此论题；③ 田野调查法，收集、整理宣威地区的语料，再根据调查记录整理宣威方言的音系。

3. 相关概念界定

3.1. 偏误及偏误分析

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是指对学生在二语习得中出现偏误的一种系统化的分析，它可以对学生在二语习得中出现偏误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此揭示学习者的过渡语言系统，进而全面认识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规律。

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偏误(error)是什么。科德将学生所犯的语言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失误(mistake)，另一类是偏误(error)。失误就是一种口头上产生的错误，比如本来应该说“甲”的，却因为太过激动而说出了“乙”的错误。这些失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就是说母语的人也经常犯。说话人只要意识到了，就能立刻纠正，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由于这类错误不反映说话者的语言能力，所以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14]。“偏误”指的是学习者在对目标语的理解过程中，由于对目标语的理解不够准确而造成的偏差，这种偏差体现了译者的实际语言能力。比如汉语为母语的同学，在学英语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掉第三人称单数前面的那个“s”，这种情况下，就会被发现，并且反复犯下，这样的错误也是很容易纠正的。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科德是偏误分析最早的倡导者。

3.2. 方言

方言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出来的一种语言现象。方言是在社会不完全分化的条件下，语言的地域分支就会一方面保持或增加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服从自己所从属语言的演变趋势，各地的说话人就会保持归属同一语言的语言认同。也就是说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地域分支，如果处于不完全分化的社会条件和同一语言的心理认同之下，就叫“地域方言”，简称方言[15]。

3.3. 普通话

汉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戴昭铭在他的《规范语言学探索》一文中对此作了这样的阐释：“这里的‘雅’字。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那样，是一种通用的语言，也就是在西周王胶附近，流传很广的一种语言。”

4. 宣威概况

4.1. 宣威地理人文情况

宣威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是云南省人口最多的地级城市。宣威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被誉为“滇东门户”。秦朝修建的“五尺道”，是进入云南境内的要冲，贵昆铁路和 326 国道从这里穿过，城镇和乡村之间的道路纵横[16]。宣威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接贵州省盘县、水城等地，南邻富源、沾益，西靠会泽。总面积约 6069 平方公里，地形向西南倾斜，属季风气候，多大风。约 80% 人口分布于山区和半山区，其余主要在坝区。民族包括汉族、彝族、回族、苗族等，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受汉语影响明显。因地处云贵交界且历史上有人口迁移，宣威方言呈现多地区交融特点。

4.2. 宣威方言概况

宣威汉语方言属北方话系统，与普通话同属汉语一脉。据《明史》等史料记载，明初曾有大规模内地移民进入云南，现今宣威人口中汉族约占 94%，彝族占 4.3%，其他少数民族占 1.7%。当地许多汉族的祖籍可追溯至南京一带，如竹子巷、柳树湾等地，现存地名中的“卫”“屯”“堡”等即为明代军屯、民屯的遗存。人们熟悉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该书中的方言竟有六百多条与宣威方言

一致,如甚么(什么)、把把(小孩粪便)、不消(不需要)等[17]。宣威汉语方言属北方话系统,与普通话同源。据史料记载,明初曾有大规模内地移民迁入云南,当地汉族多祖籍南京一带,现存“卫”“屯”“堡”等即明代屯垦遗存。宣威方言属西南官话,音系相对简明,特点如下:

(1) 声母系统:共 18 个声母,比普通话少 3 个。无舌尖后音音 zh [tʂ]、ch [tʂʰ]、sh [ʂ],仅有舌尖前音 z [ts]、c [tʂʰ]、s [s]、r [ʐ];无鼻音[n],都读为[l]。

(2) 韵母系统:共 34 个韵母,无撮口呼,普通话中的撮口呼字均读为齐齿呼,因此“鱼、移”同音,“页、月”不分,“冤、烟”一致,“因、晕”难以辨认,“赢、银”无别,“女、你”混同;有前鼻韵母 en [ən]、in [iən],无后鼻韵母 eng [əŋ]、ing [iŋ]。

(3) 声调系统:保留阴平(44)、阳平(31)、上声(53)、去声(213)四个调类。古入声字多归阳平。无卷舌元音 er [ər],儿化韵亦不卷舌,且使用渐少[17]。

5.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语音偏误分析

5.1.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的声母偏误与对策

声母是位于韵母前的辅音,与韵母共同构成音节[18]。本文主要依据发音部位对宣威方言声母进行分类,并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语音特点及学习普通话时可能出现的偏误。宣威方言声母系统(含零声母)共 18 个,主要特点如下:

宣威方言中无舌尖后音 zh [tʂ]、ch [tʂʰ]、sh [ʂ]、r [ʐ],普通话中 [ʐ]行的字完全读作[z];无鼻音声母 n [n],普通话中 n [n]、l [l]声母字在宣威方言中一般合流为 l 声母;jj [tɕ]、q [tɕʰ]、x [ɕ]在口语中存在三种语音变异:1. 保留古音,读作 g [k]、k [kʰ]、h [x];2. 发音齿化并伴随哨音;3. j [tɕ]、q [tɕʰ]、x [ɕ]三者之间发生变读。具体情况见表 1 和表 2 所示:

Table 1. Mandarin initials table

表 1. 普通话声母表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双唇音	唇齿音	舌尖 (齿龈)音	卷舌音	舌面 (硬腭)音	舌根 (软腭)音
塞音	不送气	b [p]		d [t]			g [k]
	送气	p [pʰ]		t [tʰ]			k [kʰ]
塞擦音	不送气			z [ts]	zh [tʂ]	j [tɕ]	
	送气			c [tʂʰ]	ch [tʂʰ]	q [tɕʰ]	
擦音			f [f]	s [s]	sh [ʂʰ]	x [ɕ]	h [x]
鼻音		m [m]		n [n]			
边音				l [l]			
通音					r [r]		

Table 2. Xuanwei dialect initial consonant table

表 2. 宣威方言声母表

部位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音	边音	半元音	零声母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清	浊				
双唇	P 包巴 (b)	Ph 盆朋 (p)					m 门面 (m)		w 我完 (u)	Ø 而延
唇齿					f 飞分 (f)					

续表

舌尖前			ts 糟纸 (z)	tsh 仓昌 (c)	
舌尖中	t 担大 (d)	th 掏听 (t)			l 路年 (l)
舌尖后					
舌面前			tc 经节 (j)	teh 求庆 (q)	e 休向 (x)
舌面后	k 桂干 (g)	kh 口课 (k)			x 黑化 (h)

普通话教学中宣威方言声母偏误与对策分析

唇音声母 b [p]、p [p^h]、m [m]、f [f]

宣威方言声母发音与普通话声母发音一致，例如：包[pau]、盆[p^hən]、门[mən]、飞[fei]在宣威方言中没有出现较大的语音偏误；

舌尖中音声母：d [t]、t [t^h]、n [n]、l [l]

在宣威方言中 d [t]、t [t^h]的发音清晰，没有混淆。操宣威方言的人，其 d [t]、t [t^h]的发音清楚，如担[tan]、大[tA]、掏[t^hau]、听[t^hin]等都与普通话的发音相吻合；在普通话中[n]、[l]为相对立的两个音位。而在宣威方言区中[n]、[l]区别不明显。在宣威方言中，[n]、[l]不区分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宣威地区中，有些只有 n [n]没有 l [l]，有些只有 l 没有 n，有些则是容易把两者相混，造成 n [n]、l [l]不分，例如：老练[lau] [lien]读成[lau] [nien]；二是因为两者的发音部位相同，容易混淆，难以正确发音。

对策：

发 n 的时候：要把舌头放在上齿龈，同时把软腭放下来，这样就能使鼻腔通道打开，空气会震动声带，从而通过鼻腔通道发出声音，在持阻阶段气流顺利通过鼻腔，形成鼻音。如：男女、牛奶等。

发 l 时，舌尖要抵着上牙龈，同时要抬高软腭，堵住鼻腔的通路，空气就会引起声带的震动，气流从舌头的两侧或者一侧通过，从而发出边音 l [19]。

舌面前音声母：j [tc]、q [tc^h]、x [c]

宣威方言中的声母也有 j [tc]、q [tc^h]、x [c]。舌面音 j [tc]、q [tc^h]、x [c]在宣威方言当中大致呈现出两种形式：

其一是部分还保留着古音 g [k]、k [k^h]、h [x]的读音。

(1) j [tc]会被读成 g [k]。例如，当“街、戒、解[tcie]”语音在宣威方言中通读为 gai。如：鸡街、逛街、龙街、戒指、戒烟，“解(jiě)”读成(gǎi)，jiě 放读作 gǎi 放，等等。

(2) q [tc^h]在方言中保留着 k [k^h]音。如“恰(qià)”、“掐(qiā)”、“卡(kǎ)”这些字被读成了 ka。“敲(qiāo)墙”读成(kāo)墙。

(3) x [c]发成 h [x]。如，皮鞋的“鞋(xié)”读成(hái)、螃蟹的“蟹”读作(hài)。如“我的鞋(hái)子、螃蟹(hài)”，“项、巷”(xiàng)读作(hàng)。例如：“项(hàng)链、巷巷(hànghàng)”等等。

其二是 j [tc]、q [tc^h]、x [c]在发音时舌位比较靠前，从而使得 j [tc]、q [tc^h]、x [c]的发音带有一定的齿音甚至还伴随着一定的哨音，也就是 j [tc]、q [tc^h]、x [c]声母齿化问题。这种语音偏误往往会构成系统的语音毛病。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发音部位不是由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构成阻碍，而是舌尖抬得太高

置于两齿的背后，舌面不能隆起无法和硬腭形成阻碍，迫使舌尖和牙齿形成阻碍，形成齿化音并伴随着一定的哨音。

j [tɕ]、q [tɕʰ]、x [ɕ] 有时互相变读。

(1) j [tɕ] 有时读成了 q [tɕʰ]。例如，浸(jìn)泡读成(qìn)泡；j [tɕ] 有时读成 x [ɕ]。例如，酵(jiào)母读发作(xiào)母。

(2) q [tɕʰ] 有时读成 j [tɕ]。例如，侵 qīn 略读成 jīn 略。

(3) q [tɕʰ] 有时读成 x [ɕ]，例如，两栖(qī)读作两(xī)。

(4) x [ɕ] 有时读成 j [tɕ]，如，系(xì)鞋带读作(jì)鞋带，x [ɕ] 有时读成 q [tɕʰ]，纤(xiān)维读作(qiān)维。

对策：

针对[tɕ]、[tɕʰ]、[ɕ]在某些词中保留古音，读作[k]、[kh]、[x]的现象，建议采用词汇辨正方法，从高频字入手进行系统训练，强化正确发音。

对于[tɕ]、[tɕʰ]、[ɕ]产生的齿化现象及其伴随的摩擦音特，应进行生理发音训练。关键是引导舌尖下移并保持下颌放松，若关节紧张，可借助薄片辅助咬合分离，以形成稳定声道构型，通过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当[tɕ]、[tɕʰ]、[ɕ]出现声母系统性混读时，应先理清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重点训练非常规对应词汇，强化音位对立意识，从而在普通话测试中实现规范发音。舌尖后音声母 zh [tʂ]、ch [tʂʰ]、sh [ʂ]、r [ʐ]。

宣威方言的音系格局在声母系统上与标准普通话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缺乏舌尖后音(卷舌音) zh [tʂ]、ch [tʂʰ]、sh [ʂ] 系列，而仅存有舌尖前音(平舌音) z [ts]、c [tsʰ]、s [s] 及舌尖浊擦音[z]。在普通话中本应读为舌尖后浊擦音[ʐ]的音位，在宣威方言中均实现为舌尖浊擦音[z]，例如“认”“日”等字的声母均发生此类音值转换。

由于宣威方言音系中不存在舌尖后音这一音类，方言母语者在习得普通话时，常因母语负迁移影响，出现发音部位偏前或偏后、舌体姿态不当(如过度卷舌或未能成阻)等问题，导致产出音段生硬、自然度低，形成典型的方言腔调。

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zh、ch、sh 声母的出现频率高、功能负荷大，因此该组音位的习得质量直接影响测试成绩。系统性地掌握这组声母的发音，已成为宣威方言背景学习者提升普通话语音标准程度的关键环节，亦构成其语音训练的核心内容。

对策建议：为有效区分平舌音与翘舌音，应基于两组声母的发音生理特征展开针对性训练，重点把握其调音部位与舌体姿态差异，通过对比练习与听觉反馈，逐步建立目标音位的发音能力。

首先，在发出“zh [tʂ]”和“ch [tʂʰ]”的时候，舌头向上顶着硬腭，将软腭骨抬起，堵塞鼻腔通道，使声带无法震动，较弱气流冲舌尖的阻碍形成一条窄缝，然后挤压出来，摩擦成声。

发 sh [ʂ] 与 r [ʐ] 时，舌尖向上抬起，接近硬腭前部，形成狭窄通道；同时软腭上升，阻塞鼻腔通路。sh [ʂ] 为清擦音，声带不振动，气流通过舌尖与硬腭间的缝隙摩擦成声；r [ʐ] 为浊擦音，发音时声带振动。发音过程中应注意控制舌尖姿态，避免过度后卷、调音部位偏后或与硬腭接触面过大，否则易导致音质生硬。

对于能区分平翘舌但发音偏前者，应准确定位齿龈后区，将舌尖后缩并轻触该位置，以发出标准的翘舌音。此外，亦可结合平翘舌声母与韵母的配合规律进行系统性训练与校正。

5.2.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的韵母偏误与对策

韵母是汉语音节中声母和声调以外的部分，须包含韵腹，韵头和韵尾则可有可无。普通话共有 39 个

韵母，主要由元音或元音与鼻辅音组合构成，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三类。根据发音口形，韵母可分为“四呼”：开口呼是不以 i、u、ü 开头；齐齿呼是以 i 开头；合口呼是以 u 开头；撮口呼是以 ü 开头。元音之间的语音差异取决于舌位高低、前后及唇形圆展等因素。发音时声带振动、气流通过声腔，因此元音均为浊音。

5.2.1.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的韵母比较分析

Table 3. Mandarin vowel chart
表 3. 普通话韵母表

		开口	齐齿	合口	撮口
零韵尾		-i [ɿ] [ʅ]			
		a [a]	i [i]	u [u]	ü [y]
		o [o]	ia [ia]	ua [ua]	üe [ye]
		e [ɤ]	ie [ie]	uo [uo]	
		er [ər]			
元音韵尾	i 韵尾	ai [ai] ei [ei]		uai [uai] uei [uei]	
	u 韵尾	ao [au] ou [ou]	iao [iau] iou [iou]		
	n 韵尾	an [an] en [ən]	ian [ian] in [iən]	uan [uan] uen [uən]	üan [yæn] ün [yən]
	ng 韵尾	ang [aŋ] eng [əŋ]	iang [iaŋ] ing [iŋ]	uang [uaŋ] ueng [uŋ]/ong [uəŋ]	iong [yʊŋ] ([lyŋ])

Table 4. Xuanwei dialect vowel table
表 4. 宣威方言韵母表

口型		单元音及复合元音韵母						鼻化元音及复合鼻尾音韵母				
开口呼	ɿ 之兹 i	ɛ 而色 (e)	ʌ 怕 a	o 活 o	æ 钙 ai	ei 倍 ei	aɔ 宝 ao	əu 豆 ou	ā 但 an	ǎ 党 dang	ē 根更 en	oŋ 翁朋东 ang
	i 皮 i	ie 别绝 ie	ia 假 ia	io 药学			iao 条 iao	iəu 流育 iou	iĕ 简全 ian	iā 量 iang	iē 心星云 in	ioŋ 穷 iong
	u 故 u	ue 国	ua 化 ua	uo 我恶 uo	uæ 怪 uai	uei 贵 uei			uā 关 uan	uā 光 uang	uē 魂 uen	
	y 鱼 ü								yĕn 元娟 üan		yñ 云 ün	

普通话一共有 39 个韵母，而宣威方言中有 34 个韵母(表 3，表 4)。宣威方言大部分乡(镇)有开口呼、合口呼、齐齿呼，没有撮口呼。撮口呼韵母的字完全归入齐齿呼，以至于“移、鱼”同音，“页、月”不辨；“冤、烟”混同；“晕、因”难分。撮口呼韵母只限于文兴、格宜、宝山、阿都、乐丰等少数靠城镇东北部的乡(镇)。另外，无舌尖后高元音 i [ɿ]，无卷舌元音 er [ɤ]，除[oŋ]、[ioŋ]二韵外，普通话前、后鼻韵母，宣威方言均相对应读作鼻化元音。另外，方言中特有[ue]、[io]二韵。

5.2.2. 普通话教学中宣威方言的韵母偏误与对策分析

单元音韵母: i [ɿ]、a [a]、o [o]、e [ɛ]、i [i]、u [u]、ü [y]、er [ə]

无撮口韵母 ü

宣威方言中除文兴、格宜、宝山、阿都、乐丰等几个靠近城镇东北部的乡镇有撮口呼韵母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 ü 韵,把“i [i]”和“ü [y]”两韵的字都读成 i [i]韵,而以 ü [y]为首的韵母 üe [yɛ]、üan [yæn]、ün [yən]也都发成 ie [iɛ]、ian [ian]、in [iən],操宣威方言的普通话学习者就会存在两种问题:其一是不能区分撮口呼和齐齿呼,以致发撮口呼时发成齐齿呼;其二是 ü 的撮口不到位。

对策分析:在普通话的教学过程中,首先我们要分辨清楚 i [i]和 ü [y]两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第一针对不能区分撮口呼和齐齿呼的情况,我们建议分辨这两个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在发 i [i]时,舌头向前伸,舌尖抵住下齿龈,舌的前部隆起,口腔开口度很小,嘴唇展开成扁形,软腭会升起,然后会封闭鼻腔通道,同时声带振动,这样就可以发出 i [i]音;发 ü 时,舌尖向前伸与发 i [i]音相同,区别在于嘴唇的圆展,所以发 ü 时,要留意唇形的聚拢;其次撮口音韵母只与 n [n]、l [l]、j [tɕ]、q [tɕʰ]、x [ç]和零声母相拼,字数较少,可以用记少不记多的方法来把握撮口音字:

你(nǐ)—女(nǚ) 离(lí)—驴(lú) 里(lǐ)—吕(lǚ) 丽(lì)—率(lǜ) 激(jī)—居(jū)
 即(jí)—局(jú) 己(jǐ)—举(jǔ) 记(jì)—句(jù) 期(qī)—区(qū) 其(qí)—渠(qú)
 起(qǐ)—娶(qǔ) 器(qì)—去(qù) 析(xī)—需(xū) 袭(xí)—徐(xú) 洗(xǐ)—许(xǔ)
 戏(xì)—序(xù) 一(yī)—迂(yū) 移(yí)—鱼(yú) 以(yǐ)—语(yǔ) 意(yì)—育(y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偏旁类推的方法减少记忆的字量。例如下面的练习:

句: ju 驹、局、拘、鋤 去: qu 祛、弄、祛、佉 许: xu 浒

第二针对 ü [y]的撮口不到位,我们建议采用固化唇形拢圆的方法。我们可以借助吹口哨的方式进行发音训练,固化发音部位,从而使 ü 的撮口达到要求。

声母 g [k]、k [kʰ]、h [x]与单韵母 e [ɛ]相拼时,e [ɛ]变读成 uo [oo],单韵母变成复韵母,变成双音化。这是因为发音过程口型变化以及双音化的问题,导致两者发音错误。例如: ge 读成 guo,例如: 戈、哥、歌、鸽、割、葛、个、各等。

ke 变读成 kuo,例如: 苛、科、磕、壳、可、课、嗑等。

he 变读成 huo,例如: 喝、和、盒、合、何、河、荷、贺等。[16]

对策:

针对 e [ɛ]的读音,我们建议采用双拼法来进行纠正。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进行拼音。先发声母的音,其次发 e [ɛ]时,舌头往后缩,舌头后部隆起,嘴唇向两边展开,就像一个微笑的样子,然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声带振动发出 e 音,再把声母和 e 相拼。例如: g—ē→gē(哥) k—é→ké(壳) h—è→hè(贺)。宣威方言 e [ɛ]韵的字读成 o 韵,这主要没有分清唇形的圆展问题;例如,俄、峨、娥、恶、饿等。

对策: e [ɛ]与 o [o]发音时舌位相同,但是唇形圆展有区别。

发元音 e [ɛ]时,舌体后缩,舌后部向软腭方向隆起,嘴角向两侧展开,呈展唇状;同时软腭上升以阻塞鼻腔通道,声带振动发声。发元音 o [o]时,舌体同样后缩且舌后部隆起,但双唇收拢呈圆唇状,开口度较小;软腭上升关闭鼻腔,声带振动成声。

无舌尖后高音 i [ɿ]和卷舌元音 er [ər]

普通话中的 i [ɿ]出现在 zh [tʂ]、ch [tʂʰ]、sh [ʂ]、r [ʐ]后面。又因为宣威方言中没有舌尖后音声母 zh [tʂ]、ch [tʂʰ]、sh [ʂ]、r [ʐ],所以宣威方言中也相对地没有[i]韵母。[20]在宣威方言中卷舌元音 er [ər],相应的没有儿化音以及凡发 er [ər]的音都无法准确发出。

对策:

针对舌尖后高元音[ɿ]的发音训练,建议重点把握舌位调整。[ɿ]与宣威方言中已有的舌尖前元音[i]发音方法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舌位高低与前后:发[ɿ]时,舌尖应更靠后、接近硬腭,咽腔略宽,气流通过时不产生摩擦。可将[ɿ]与[i]进行对比练习,以掌握舌体姿态差异。发卷舌元音 er[ər]时,口微开,舌身后缩,舌尖向上卷起,唇形不圆,在 e[ə]的基础上卷舌即可成音。训练中应注重形成肌肉记忆。该组字在普通话中数量有限,便于集中掌握,常见字如“而、儿、耳、二”等。

在宣威方言中也有云南方言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某些韵母中会丢失 u[u]介音,在云南话中是有某些韵母会丢失 u[u]介音。在宣威方言中比较集中的就体现在 uei 韵母和 uan[uan]韵母上。部分有 uei[uei]韵母的字会发成 ei[ei]音。例如对、腿、堆等字的发音;部分 uan[uan]韵母的字会发成 an[an]音。例如:团、端、短、酸、暖等字的发音。

对策:

针对 u[u]介音丢失的问题,丢失 u[u]介音并不是因为发音的动程不够造成的,而是云南方言保留的古音当中的读音就是没有 u[u]介音。我们建议可以采用记忆加训练的方法,找出常用字当中比较典型的字词进行读音训练,巩固记忆以此来更正读音。

鼻韵母 en[ən]、in[iən]、eng[əŋ]、ing[iŋ]、ueng[uŋ]

宣威话方言的前鼻韵母只有 en[ən]、in[iən],没有 eng[əŋ]、ing[iŋ]、ueng[uŋ]三个后鼻韵母。在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基本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在宣威方言中只有五个后鼻韵母 ang[ɑŋ]、ong[uəŋ]、iang[iɑŋ]、iong[yuŋ]、uang[uɑŋ],没有 eng[əŋ]、ing[iŋ]、ueng[uŋ],以 eng[əŋ]或者以 ing[iŋ]为韵母的音节都变成了 en[ən]或者 in[iən]。如:能、坑、横、井、警、青、庆、英、莹等。因此,宣威方言中的后鼻音 eng[əŋ]和 ing[iŋ]的正确发音是发音中的难点。

针对后鼻音韵母的发音困难,建议采用系统性语音训练方法。首先,通过引导学习者准确发出舌根音/g, k, h/,帮助其建立舌根肌肉的紧张感与位置意识,为后鼻韵母的习得奠定生理基础。

在训练 eng[əŋ]时,可采用“元音+鼻韵尾”的分析式教学方法:先发出前元音 e[e],保持下颌打开、牙齿分离的发音姿态,随后将舌身后缩,使舌根靠近软腭,发出鼻辅音[ŋ],最终完成从[e]到[ŋ]的连贯发音。若学习者存在舌身后缩困难,可借助 u[u]的发音体验舌体后缩动作,逐步形成稳定的发音机制。

对于 ing[iŋ]的发音,则应在发出 i[i]的同时,注意打开口腔后部,使舌面前部降低、后部隆起并向后收缩,引导舌根接近软腭完成成阻。

需特别注意,在宣威方言中,eng与唇音声母/b, p, m, f/相拼时,常发生音位变读,如“蹦、朋、梦、丰”等字的韵母实际读作[uəŋ];“翁”亦读作[wəŋ][21]。为强化后鼻音的实际运用能力,建议使用典型句式如“行不行,行!”“能不能,能!”进行语境化训练,以提高发音的准确性与自然度。

5.3.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声调偏误与对策

声调是声音的高低变化,它是附着在音节上的超音段成分。一句话中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格式。在普通话里,同样的音节[pA]有时会有四种不同的音高格式,如:[pA⁵⁵](巴)、[pA³⁵](跋)、[pA²¹⁴](把)、[pA⁵¹](坝),这四个音节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由辅音声母[p]和元音音母[A]两个音素组成[22]。其音高形式有平、升、曲、降四种,四种形式的音高代表着不同语素的意义,因此,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人们一般采用赵元任所创立的五度标调法。五度标调法写出的调值有两种,一种是用数字标调,最高的是5度,最低的是1度,将其以上标格式写在音标的右上角;二是用符号表示,先画一根竖线,标出5个刻度,然后按照调值在竖线的左侧标出声调的起点、止点和折点,最后用线条把起点、止点、折点连在一起,由线条的高低变化表示声调的高低变化。

5.3.1.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的声调比较分析

在声调方面，宣威方言的声调与普通话声调是相对应，二者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调类，但是与普通话声调调值相比，宣威方言声调中大部分声调比较低，且两者的调值不尽相同，宣威方言的声调系统以降调为主，中、低音占据优势，音高的抑扬波动变化很小，但是宣威方言的去声与普通话的上声相近似(表 5，表 6)。

Table 5. Mandarin tones

表 5. 普通话声调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55	一、都、郭、先、窗
阳平	35	移、读、国、贤、床
上声	214	以、赌、果、显、闯
去声	51	意、度、过、线、创

Table 6. Tones in the Xuanwei Chinese dialect

表 6. 宣威汉语方言声调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44	棵、坑、哭、匡、亏、坤、拉、哩、猫
阳平	31	没、门、迷、棉、牟、拿、男、爬、陪
上声	53	你、矣、养、马、汝、水、腆、改、五
去声	213	是、受、跳、退、那、县、像、性、迅

5.3.2. 普通话教学中宣威方言声调偏误与对策

(1) 阴平调

宣威方言的阴平与普通话的阴平有很大区别。宣威方言的阴平调是一种半高调，其调值是(44)；而普通话的阴平是高平调，它的调值是(55)。两者调型相仿，但是他们调值是不一样的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会把方言调值(44)移到普通话中，造成阴平不够高。对策：在发阴平调的时候，首先做一个声调的准备活动，把口腔打开，找到相对音高的最高点 5，保持这一高度不变并保持平行移动。

(2) 阳平调

宣威方言阳平与普通话阳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普通话的阳平(35)是从 3 度到 5 度的滑行，它的音高的起点和落点都比较高，有升无降。宣威方言中的阳平(31)是降调，有降无升，改变了调型。对策：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阳平调要注意“升”，过程是直线上升，其次在直线上升的时候，把握好高度，要升到相对最高点 5 度，而不是有降无升。

(3) 上声调

宣威方言的上声与普通话的上声的差异很大。普通话的上声是降升调，其调值是(214)，先降后升，是一个拐弯的调子；而宣威方言的上声是只降不升，其调值是(53)。对策：发上声调的时候，要注意要先降后再升，降的时候要降到底，之后再往上升，下降的时间较长上升的时间较短形成轻快上扬的节奏感，其次降升过程是连续自然滑动，不要只降不升。

(4) 去声调

宣威方言的去声调与普通话的去声调完全不同。普通话去声是全降调，其调值是(51)，从最高点 5 度

一直降到最低点 1 度。而宣威方言的去声和普通话的上声比较接近,其调值是(213),是降升调,先降后升。对策:发去声调的时候要完全脱离方言的干扰,注意高起低收,一定要在相对音高的最高点 5 度开始,然后迅速降到最低点 1 度。要重建普通话去声的概念,之后加强训练。

6. 结论

本文主要基于偏误分析与对比分析理论,借助文献阅读与案例研究方法,对宣威方言的音系进行了系统描写与分析,归纳了其音系特点。

通过研究,本文初步构建了宣威方言的音系框架,明确了其声韵调系统的基本面貌,并通过与普通话的共时比较,揭示了宣威方言在声母、韵母及声调方面的主要特征。这些发现不仅为方言语音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材料,也为理解宣威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笔者能力与时间所限,论文仅从共时层面描述了宣威方言的音系并进行了普通话对比,缺乏历时层面的系统比较与分析,未能全面展现宣威方言的历史演变轨迹。此外,研究方法和视角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从历时角度深入探讨宣威方言的音韵演变规律,并结合社会语言学方法,考察其语音变异与变化趋势。同时,随着方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宣威方言中仍有诸多语言现象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分析,以丰富汉语方言研究的整体图景。

参考文献

- [1]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 方言, 2009, 31(1): 72-87.
- [2] 毛玉玲. 云南语言研究五十年(1940-1990)[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6): 71-84.
- [3] 翁善钢. 法国本土外的法语方言[J]. 法国研究, 2012(2): 43-45.
- [4] (美)爱德华·萨丕尔, 著.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纪念版[M]. 陆卓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5] 沈娅玲. 云南宣威方言语法专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 2021.
- [6] 耿麒麟. 宣威方言俗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7] 浦杉烨. 从宣威方言中语气词的使用浅论其与普通话的关系[J]. 大众文艺, 2020(4): 192-193.
- [8] 刘丽. 宣威汉语方言研究[J]. 鸭绿江(下半月版), 2015(3): 816.
- [9] 张彩虹. 柳州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语音偏误分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7): 127-129.
- [10] 赵昊, 刘亚丽. 南方地区方言普通话声韵母的发声偏误分析[C]//中国声学学会. 2018 年全国声学大会论文集 K 语言声学及语音信号处理.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 2018: 18-19.
- [11] 曹晓燕. 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接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2.
- [12] 周萍. 上海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韵母发音偏误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 [13] 柳俊琳. 母语为粤语的普通话学习者学习偏误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 [14] 刘珣著.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 [15]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83.
- [16] 曲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 曲靖市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17] 何永生. 宣威方言与普通话[J]. 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 2013(51): 176.
- [18]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19] 李莉, 徐梅主, 著. 普通话口语训练教程[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20] 中共宣威市委史志办公, 编. 宣威市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21] 杨崇君. 宜昌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之比较及正音策略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4(6): 104-106.
- [22] 林涛, 王理嘉. 语音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